

向着春天歌唱

□ 张帆

如果,我像鲁迅先生那样写,我家屋后有两棵树,一棵是柳树,还有一棵也是柳树,读起来就会觉得“蹩脚”,因为,那两棵枣树是鲁迅先生“栽”的,他人“移植”复制鲜活率极低。不过,我家屋后确有两棵柳树,推开后阳台的窗户伸手就能抚摸着它们的长发,享受它们根根发丝的柔情。

宅家办公,是抗疫时期的非常举措,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,“敌人”来无影去无踪,没有前方后方之分,只有进攻、阻击、防御、战斗,没有旁观者,没有局外人。工作之余,我发觉日常朝夕相处的两棵柳树,不单纯是两个生命,鸟儿谈情说爱、唱歌比赛的场所,是风景,更是独特的文化存在。

柳树是我国千百种树木中普通的树,它虽然不像松柏那样迎风傲雪,三九依翠,可它知春早,落叶也迟。霜打柳枝时,柳叶依然绿,它也开花,它的花比不上牡丹、玫瑰那样鲜艳,但却有自己平凡素洁、质朴无华的品格。“柳絮池塘淡淡风”。一到柳花飘飞的时候,满天小小的白绒球,随着风儿,纷纷扬扬,沾在人的头上,落到人的身上,轻柔得使人惬意,“犹自风前飘

柳絮”,随风且看归何处。但是,不要以为它是轻薄庸浮、无以自立的东西,那是种子离开母体,去寻找生根发芽的归宿。

柳树和许多花木一样,以它那独特的风姿,装点着大地,美化着人们的心灵。古往今来,有多少诗人词家,赞美柳树,歌唱柳树。清人李渔在《闲情偶记》中这样写道:“柳贵乎垂,不垂则无柳;柳贵乎长,不长则无婀娜之致。”诗人们或咏柳喻人,或借柳送别,或缘柳抒情,或道人生哲理……凡此种种,“柳”成为中国诗歌中不可或缺的主题元素。

“碧玉妆成一树高,万条垂下绿丝绦”“柳结浓烟花带重”已成为传诵千古的名句。又有多少文士墨客以“杨柳腰”“柳叶眉”形容佳人的丽质。“长亭路,年去岁来,应折柔条过千尺”。我国亲人朋友离别时,折柳相送,以此留下依依惜别之情。但是,也有把柳树用来比喻凄凉和寂寞的,寄托悲欢缠绵、伤春哀怨的情思,这狭窄的思想境界,把柳树歪曲贬低了。

我喜欢柳树,对柳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,不仅仅是因为我家屋后有两棵柳树。记得我小时候,老家有

这样一种风俗,每年清明节这天,各家各户的门槛都要插上一支柳条,用柳枝熬水洗头洗脚,说是能驱邪避鬼,逢凶化吉。这虽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,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古老的民俗,由此可以看出,柳树不仅入诗入景入画,也具有柳文化的独特存在方式,与人们的日常生活,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
农家,大都喜欢栽柳,渠边、河沿,路两侧,通植柳树,就连自家院前菜地四周也都插上柳枝。待到成活发芽,这些柳枝既成了理想的篱笆,又成了以后编织筐篮的良好材料,有的编织品还能出口海外。

柳条不仅是编筐织篮的好材料,把刚刚抽芽不久的柳叶儿用开水一过,然后再泼上香油、醋和蒜汁,拌匀以后,还是鲜嫩可口的“柳须菜”呢。我小时候常听爷爷讲,他小时候,为了解决家中缺粮少菜的困境,一到“吹面不寒杨柳风”的时节,吃过早饭,挎着柳筐同小伙伴们一起去河边的柳树林里。爬到树上捋柳叶儿,也就是在此时,伙伴们天真稚气欢快活泼的性格,才能尽情地袒露。有的嘴里嚼上一片柳叶,学山雀那清脆悦耳的啼鸣;或是

拧一个柳笛,吹出动听的歌吟。在有趣的游戏里,每人编上一顶柳圈帽,戴在头上,又遮凉又爽快……面对着大地蓝天,天真的童心,完全沉醉在暖风里,陶醉在千丝万缕的美景之中了。

居家南湖岸边,南湖的堤坝上“古柳”参天,每棵柳树都历经多年风雨,诉说世间沧桑,很有神韵。夏日,柳丝轻拂水面;冬日,雪柳雾凇,映月生辉。我认识柳树,了解柳树,继而爱上柳树,并不是贪图它那如丝如缕、浓荫如盖的婀娜风姿,也并不是看重它那经济价值,更主要的是钦佩它那随地扎根、顽强不屈、坚忍不拔的性格。

柳树生命力强。不管条件多么艰苦,环境多么恶劣,只要随便折下一枝皮儿泛青的柳枝,往泥土里一插,它就能以坚强的生命力,再度发芽成活,长成大树。它不需要施肥、灌溉,也不需要剪枝修理,不怕旱,不怕涝,只是一味地把根深深地扎在泥地里,顽强地奏着生命的歌。

窗外,阳光正好,屋檐上的残雪,在光合作用下融化;两棵柳树上,不知何时飞来一群喜鹊,它们向着春天歌唱!



“习惯”也能改变

□ 卢彦东

理发,作为男人来说,是个很经常、平常的事了。每年的二月初二,“龙抬头”的日子,去理一次发,预示求得一个好“彩头”,好像是一种习俗了。可是今年,就有了些许变化……

记得小时候在老家“屯子”,一到二月二,爸爸、妈妈或是哥哥,总是要领我去一个邻居家,让一个觉得自己有手艺的亲戚,给理一次发,还要在人家呆一会儿,因为,那是要排号的。上中学了,家搬到县城,借着家里吃“红本”的哥哥有工作单位,发的“理发票”,还去过大理发店,觉得很“气派”。参加工作了,每年的二月二,会去一个固定地方,找一个熟悉的师傅给理发,觉得心里得劲儿,求的是看上去顺眼。由于工作调动的关系,来到省城后,就没有固定的“点”了,机关理发室去,街头小巷的发屋也到;风和日丽的好天里,广场或者路边有理发的师傅,也曾经体验过。剪过了、利索了,倒也感到有一种“仪式感”,这样的“习惯”一坚持,就是好几十年。

今年的二月二,本想再去再体验体验“龙抬头”。可是,当下的氛围,总感觉有点不妥。再一看,专家超前的提醒,还真的有点“打怵”了。洗手、注意毛巾和公用物品卫生、要戴口罩,不聊天,顾客要保持一定的距离;最好不扎堆儿……当天,自己煞有介事地走了几家发屋,有的进去看了看,有的只是在户外进行了观察。多数发屋,门上都贴有“理发预约”“佩戴口罩”的提示,没有了往年“龙抬头”日子的“火爆”场面了。屋里等待的,也都是在玩儿手机静等;进屋了,服务小生也是用眼神做“交流”。

自己没有坐下去“体验”,但感受到疫情下人们的防护意识是提高了,再没有把日子看得那么“重要”了,也就没有了扎堆儿。

回忆头天晚上,给一个熟悉的师傅打电话,表达要理发的想法,人家直接回应“没在长春”。由此我也在想,一个人,还有很多人,坚守那么多年的“习惯”,在防疫的大形势下,为向“最美逆行者”致敬,为早日取得阻击战的胜利,我们每个人,也应该从思想上和行动上尽一份力,“习惯”也会悄然地改变吧。

是啊,为了自己,为了他人的健康、快乐和生活,也许,大家,都在改变!

家乡的炊烟

□ 高传博

记忆中家乡房顶上袅袅炊烟,让我留恋陶醉,让我备感亲切。多年不见了,它缥缈如云,朦胧似梦,见到它,就仿佛又回到了童年,回到了家乡的从前……

榆树市先锋乡民权村兴隆堡屯就是我的出生地,是我可爱的家乡。记得小时候,天刚亮,当村子里的炊烟升起,随着轻风升腾起来,母亲就会系上围裙点燃灶火,瞬间,我家烟囱里的炊烟也升起来了。灶坑前,火光映红了母亲的脸,她把一根根柴火添进炉膛,将锅里的水烧沸。不一会儿,我就吃上了热乎乎的饭菜。

家乡清晨的炊烟是最美

的,淡淡的蓝蓝的炊烟,在土坯结构的农家小院的房顶上、绿树上弥漫,让人想起清晨山野树林里飘动的雾霭。晨风吹来,村庄便脱去轻纱迷雾般的睡衣,裸露出乡村初醒的清新与美丽。这时,抖动翅膀的大公鸡,懒懒地叫着,还有悠闲蹒跚的老黄牛,慵懒肥胖的大黑猪,在院落的窝中睡觉的大黄狗,蹲在鸡架睡觉的老母鸡,活蹦乱跳的孩子,构成了庄稼院里一派祥和安乐的图画。

这里的人们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。勤劳的人们,在这片黑土地上繁衍生息。农

忙时出工的人们要早起,天还没放亮,空气中还散放着潮湿的牲口粪便气味,炊烟便跟着早早飘起。

暮霭中,炊烟袅袅升起,晚霞映照下高低不齐的小房,散发着一股淳朴和善良的气息,显得古朴而恬静。伴随着炊烟的升腾,田间劳作的人们在炊烟的呼唤下,赶着老牛,扶着马犁杖,扛着锄头,顺着村道走回来。顿时,马的嘶鸣声,牛的哞哞声,羊的咩咩声,个别人家铁牛的隆隆声,狗吠声,鸡叫声……汇成了农家欢乐的海洋。

后来,我去镇里读高中。有时一个月才回家一

次,每次回来,远远地看见村庄周围的树林里弥漫的炊烟,我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加快回家的步伐。因为我知道:炊烟里有柴草的味道,夹杂着淡淡的葱花味儿,还有妈妈做的小米饭、高粱米饭、酸菜馅饺子和土豆酱香……

再后来,我离开了故乡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怀乡的情绪越来越浓,旷野里的那缕缕炊烟,时时在心中萦绕着,经久不散。飘荡在家乡的炊烟,是那么的亲切、自然而醇熟,总让我有一种疲惫时的抚慰。

好想时常能闻一闻故乡炊烟的味道……



假如这个世界上真有天使
那她应该是你这般模样

裹着一身的雪白
护目镜后深邃的目光投向远方
坚定的意志 不变的信仰
用生命的力量去和死神对撞
垂死的 残喘的 无助的
一个个被拾起,重新踏上
梦想的征途上

假如这个世界上真有天使
那她应该是你这般模样

苍苍老翁 驰骋疆场

天使的模样

□ 李海军

铁骨铮铮 坚定慈祥
南山不老 国人景仰
上海赴鄂医生冯建军
话语简单响亮
“这就像我们去赶一次大考
出题的不是我们
但是,我们去答题。”
答案只有一个字:“赢!”
我们必须赢,还要赢得像样

因为没有退路,我们必须前行
向死而生
逆行者用胸膛把达摩之剑阻挡
冲破黑暗去迎接黎明的曙光

我为什么感动
又为什么彻夜难眠
你们的脚步铿锵,逆行赴汤
你们的模样阳光,温暖四方
你们的灵魂高尚,大爱无疆
你们撑起的祖国蓝天,旗帜飘扬
你们是浴火的凤凰,民族的脊梁

假如这个世界上真有天使
那她一定是你这般模样